春秋分記

二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春秋分記卷五十五　　宋　程公說　撰

晉世本第三

靈公　成公

景公

靈公　謚法亂而不損曰靈

名夷臯襄公子文七年嗣立改元至宣二年過弒在位一十四年

文公經七年夏四月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

蔑奔秦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傳七年夏四月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襄公夫人靈公母）曰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弃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

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菫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　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

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芻蕘之言猶不可忽）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俱有迎公子雍之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士會歸在十三年）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狄祖）且讓之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秋八

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在文元年）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

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為明年晉歸鄭衛田張本

經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于衡雍

傳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公壻池晉君女壻取衛地封之今并還衛夏秦人伐晉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在六年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狐偃趙衰有從

亡之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
勳
耳蒯得作亂

經九年春二月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晉人殺其大
夫士縠及箕鄭父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衞人
許人救鄭

傳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
梁益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范山言於
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穆王師于狼

淵以伐鄭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
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夏楚侵
陳以其服於晉也秋陳及楚平
經十年夏秦伐晉
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夏秦伯伐晉
經十有一年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傳十一年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
於楚者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

經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傳十二年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晉士會七年奔秦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

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為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缺也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

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蘭敏修曰河曲之役晉不欲戰以老秦師而士會乃為之謀卒侵晉入瑕嗚呼悲夫武子而忍為此夫樂毅得罪於燕燕懼而奔趙趙王與毅謀伐燕毅曰臣事燕猶事大王也臣若獲戾逃於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徒介若毅者可謂知道矣

經十有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巳丑公及晉侯盟傳見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六年奔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殺陽處父）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音智）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壽餘子）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許受魏邑）履士會之足

於朝躡其足欲使行秦伯師于河西將取魏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欲與晉人在秦者先往告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馬檛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喜得士會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士會堯後劉累之胄別族復累之姓

呂祖謙曰其處者為劉氏此一句本無謂左氏之

文無間句前後必有相應後面既無應所以見得
是添入在前漢時如公穀皆有博士以授人此書
故治得此經惟左氏則不曾立學官或是私家自
習亦不得治此經亦如今世有儀禮而人不得自
治是也後人欲此經行於世乃附會其說以漢姓
劉氏至後漢乃置博士此亦陋見
公說嘗考左氏本末自哀帝建平中劉歆欲立
左氏移書太常議遂止建武初陳元雖抑范叔

之議左氏得立學官既立尋廢肅宗降意儒術
好左氏傳賈逵條奏謂光武興立左氏穀梁會
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二經家皆
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
文補益實多書奏始令逵自選諸生教以左氏
然則謂漢儒增此一句以迎合時好者其信而
有證矣

經十有四年夏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秋七月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傳見邾）

石季長曰邾有成君晉欲變人之主非義也捷菑既庶晉欲廢人之嫡非正也書曰晉人以疾之甚矣公羊大其弗克納則失之也傳之解晉人左氏一以為趙盾公羊一以為郤缺穀梁一以為郤克雖不同要之皆非微者故知書人為貶也明矣

傳十四年夏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陳鄭宋）

經十有五年夏六月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傳十五年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

經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六月諸侯

會于扈傳見宋鄭

宣公經元年夏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冬晉趙穿帥師侵崇晉人宋人伐鄭

傳元年夏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胥甲下軍佐又十二年戰河曲不肯薄秦於險而立胥克甲之子先辛奔齊辛甲之屬大夫

公說論曰趙盾為政穿其猶子也則為卿河曲之戰成十二年秦掩晉軍穿追不及欲復追之而盾已有

獲穿之懼乃為之出戰徒然而退盾之黨穿委曲若此史駢欲薄諸河上此善謀也而穿及胥甲實止之乃令不用命之討獨及甲而穿不與同罪異罰何以為政謂不必薄諸河耶則甲無庸放謂不薄之為失機耶則穿何獨免靈公之昏而盾之擅於是可見桃園之攻此其兆歟太史書趙盾之弒君誅之嚴矣吾故要其始而論之

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晉人伐鄭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

不入故不競於楚

經二年春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傳二年春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

則子繼之三進及溜（屋霤）而後視之（公知欲諫故佯不視）曰吾知所
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
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
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
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猶不
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
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
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

髑髏而死

柳宗元非國語曰麑之死善矣然而宣子為政之良諫君之直其為社稷之衛也久矣麑胡不聞之迺以假寐為賢耶不知其大而賢其小歟使不及其假寐則固已殺之矣是宣子大德不見稱而以小敬免也麑固賊之悔過者賢可盡乎斯言當矣抑又不知宣子寢門方闢盛服假寐麑退而嘆乃為之言其誰聞之其誰見之又寢門者宣子之奥

地寧無守閽以察姦者麑何為遽至彼乎此天下後世所以未能無疑也噫麑晉之力士勇者也勇而有仁心又知所謂忠與信者為人而死生享榮名然既曰力士果能文其所言如是乎愚恐左氏美宣子之賢侈鉏麑之仁以誣天下後世未可知也

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

焉明搏而殺之獒猛犬也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為鬬且出

提彌明死之　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桑之多蔭翳者見

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

三年矣宦學也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去家近請以遺之使

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

靈輒為公介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

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乙丑趙穿攻靈

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盾出奔聞公弒而還太史書曰趙盾

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趙匡辨疑曰董狐云亡不越境言行未遂遠而君被弑反又不討賊狀涉同謀耳非謂越境即無罪也作傳者不達此意遂妄附會為此言誣何甚不然則姦臣令人弑君身越境而還即無罪乎故當

辨情狀之邪正不合論越境與不越境

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文公子壬申朝于武宮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於是乎有公族餘子公行皆官名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為旄車之族旄車公行之官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屏季即趙括

成公 謚法刑民克服曰成

名黑臀文公子母周氏宣二年嗣
立明年改元至九年卒在位七年

宣公經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經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經八年夏六月晉師白狄伐秦

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 晉胥克有蠱疾
郤缺為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 為十七年胥童怨郤氏張本

經九年秋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

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楚子伐鄭晉郤
缺帥師救鄭傳見鄭
傳九年秋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
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景公諡法布義行剛曰景
名獳成公子宣九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成十年卒在位十九年

宣公經十年夏六月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傳見鄭
經十有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傳十一年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經十有二年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冬十有二月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退二十里而許之平潘尪入盟

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士會）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

歲入陳（十一年伐陳討夏徵舒）今茲入鄭民不罷（音皮）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為此陳法）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内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

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先縠）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非丈夫）命為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荀首）此師殆

哉周易有之在師䷆坎下坤上師之臨䷒兌下坤上臨師初六變而之臨曰
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川
壅為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
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師而不從臨孰
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
咎為明年晉人殺先縠傳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
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
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

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王病之告令尹改乗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

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古曠切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

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潘尫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惟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趙朔曰欒伯武子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

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

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示不欲和以疑晉羣師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　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

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見六得一言其不如楚）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郤克）曰二感往矣（感亦作憾）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

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不肯設備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錡見逐而退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坐示無畏乙卯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鄭玄曰屯守之車楚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

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楚大夫）將右拒卒以逐下軍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郤克上軍佐）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為分謗不戰為生民）殿其卒而退不敗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車隊音墜）楚人惎之（惎教也其器切）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

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趙旃顧曰趙傁在後傁老稱也素口切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以為箭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楚王子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

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將不能用）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士渥濁）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僖二十八年）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失時）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鬭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穆王）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

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

經十有三年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傳十三年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邲戰不得志故召狄欲為變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

經十有四年夏晉侯伐鄭

傳十四年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

經十有五年夏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傳十五年春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

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因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弃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

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夏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詳見狄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初魏武子魏犫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犫子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

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禦也）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貞子）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桓子字邲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言中行伯可用）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晉侯使趙同

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

原叔趙同天奪之魄矣心之精爽是為魂魄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獻于王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

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經十有七年夏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跛而登階故笑之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

高固逃歸（聞郤克怒故）

穀梁傳曰魯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傴故婦人笑之

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即斷道）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賁皇自楚奔晉）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不見禮待）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

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絶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反者高固）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武子子）爕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易遷怒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

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欲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解也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為政

經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成公經元年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經二年夏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八月取汶陽田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為齊敗於新築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克至齊為婦人所笑遂怒故魯衛因之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在僖二十八年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

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欲使韓氏獨受謗）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感（音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

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介甲也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解張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言血多汙車輪御猶不敢息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

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山名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晉人許之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詳見

齊

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郤克士燮欒書

司馬司空輿帥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冬十一月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

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能也）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欲受其獻）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莊伯鞏朔）王使委（屬也）於

三吏(三公也)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相禮)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鞏朔)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秋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討邲之役也　夏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邲之戰楚獲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罃父)故楚人許之王(共王)送知罃曰子其怨

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任音壬）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

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秋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　冬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僭王萬二千五百人為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鞌之功也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

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傳四年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後十年陷廁而死）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嬰盾之弟莊姬朔之妻朔盾之子）

經五年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梁山崩冬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放趙嬰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言巳雖淫而能令莊姬護趙氏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巳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以得放遺為福祭之明日而亡　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野饋曰餫梁山崩晉侯以傳名伯宗驛傳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

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

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去盛饌為于偽反降服損盛服乘

縵車無文徹樂息八音出次舍於郊祝幣陳玉帛史辭自罪責以禮

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於晉君不可

不肯見遂以告而從之從重人言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

經六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

欒書帥師救鄭

傳六年晉人謀去故絳晉復命新田為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

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盬也）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羸困也）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沈溺濕疾重膇足腫）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秋楚子重伐鄭　冬季文子

如晉賀遷也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欒書）知莊子（荀首中軍佐）范文子（士燮上軍佐）韓獻子（厥新中軍將）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

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韓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鈞等也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為八年晉侵蔡

傳

經七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傳七年秋楚伐鄭諸侯救鄭鄭因鄖公鍾儀獻諸晉八

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因諸軍府為九年見鍾儀張本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欒書帥師侵蔡夏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冬十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

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氓詩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簡諫也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晉欒書侵蔡六年未得志故遂侵楚獲申驪楚大夫楚師之還也六年遇於繞角時晉侵沈獲沈子

揖初從知范韓也（繞角之役欒書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之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師出有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旱麓）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　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欒氏郤氏徵其為亂）夏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趙武莊姬子）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趙衰）宣孟之忠（趙盾）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邪辟之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

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經九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秋七月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秦人白狄伐晉

傳九年春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歸田在前年）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七年）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寛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將始會吳吳

人不至秋鄭伯如晉晉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　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楚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問其族曰泠人也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盡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藺敏修曰成者國之大事也國人願之大臣謀之卜筮參之君斷之使介行之玉帛將之鬼神誓之

七者具而後成可合也雖然猶恐有讒慝之口間之信不由中者敗之今也一縲絏之泠人可以望其久好也哉故辱國體一非宜使楚人輕我二非宜惜夫范文子知楚囚之為君子而不知國體事宜之有所不順也

冬十一月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

經十年夏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丙

午晉侯獳卒據傳丙午六月七日歷六月六日

傳十年春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公子辰

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生立子為君此父不父子不子

劉敞權衡曰按經但言晉侯也無以明其是州蒲若欲貶晉書其名乃明耳此大事也仲尼豈忘之哉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六年晉殺

趙同趙括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巫云鬼怒如公所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言公不得及食新麥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肓鬲也心下為膏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月麥始熟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

巫示而殺之將食張脹滿音漲如厠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厠遂以為殉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疑魯貳楚冬葬晉景公公送葬

春秋分記卷五十五